

叢書集成續編

三三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三三冊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四書

四書管窺十卷·····	元	史伯璿撰	敬鄉樓	一
四書經疑貫通八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	元	王充耘撰		
四書講義一卷·····	民	魏元曠校	胡氏豫章	二〇九
四書說約三十三卷·····	民	胡思敬校		
四書說六卷·····	明	顧憲成著	小石山房	二七三
四書是訓十五卷·····	明	鹿善繼著	留餘草堂	二八三
四書拾義五卷·····	明	辛全著	山右	四四七
	清	劉逢祿撰	聚學軒	五四七
	清	胡紹勳撰	聚學軒	六七一

四書管窺

四書管窺

敬鄉樓叢書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永嘉黃氏校印

平陽縣志本傳

史伯璿字文璣號隔巖鳳林鄉錢倉人學出於冰壺鄭氏而與同里陳剛章仕堯切磋講貫按四書管窺中履稱陳年輩差長章清所先生似乎陳章年輩差長以四書集注章句朱子晚年頗有修改趙順孫作疏不能條析異同吳真子胡炳文陳櫟諸家旁牽衆說時有歧誤撰管窺五卷既又成外篇五卷按今止此說二於天文地理曆學算術俱博涉能通攷證名物亦多與清漢學家言相近蓋浙東學派自蘭溪金履祥金華許謙已由義理漸趨攷證伯璿宗法朱子欲融合兩派爲一是以所得如此生平不事舉業友人周覺勸之北遊伯璿曰士各有志不可以一律齊也子得志而歸以所見益我未見顧不愈歟知州岳祖義重伯璿學行時造廬咨訪至正十四年某月日卒年五十六所著詩文有隔巖遺稿若干卷弟子四書管窺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可考者黃巖徐宗實金華李一中同里徐興祖陶公任章廷端而二徐最知名冰壺亡其名伯璿大學管窺引其說蓋亦樸學士或謂卽樸翁孫如圭云

四書管窺大意

一趙氏纂疏蓋因祝氏附錄而增廣之繁簡最爲得中雖其間頗有重複又或勦饒氏說之善者以爲己意然爲學者則皆有益而無損也但自集成諸篇既行之後學者厭常而喜新務博而不貴精遂使其書幾於淪沒無傳惜哉後之君子但因其書去其泛冗而以後儒說之精者附焉則爲不刊之典矣

一吳氏集成蓋因趙氏纂疏而離析之以各從其類又采諸說以附益焉博則博矣然未免失於泛雜而無所統一但其本意未嘗自謂可爲一家之言在讀者自去取焉耳愚於其說之似是而非者則辨之至於張氏註之類本不同於集註者在所不必辨也

四書管窺

序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一胡氏通蓋欲增損集成勒爲一家之言其意善矣然其間高處絕高陋處絕陋瑜瑕自不相掩但其編集本意一以饒氏說爲宗於其謬處雖亦略辨一二而存者甚多故與朱子之意多有牴牾反使學者無所適從又於語錄以下諸說切要之言過於刪削不免失之太略殊未可爲不刊之典也愚於之同異者一一詳辨但其所引饒氏說則已於輯講辨之此不再述

一陳氏發明亦欲勒爲一家之言者也校之胡氏通雖亦不如其陋至於宗信饒氏則又過於通口雖非之

是之也以其信朱子不如信饒氏故

論孟

張氏之異於集註者往往依違兩可不能折衷惑人甚矣 語錄或問陳氏饒氏諸說之大同小異者皆兼存

之與集 其相遠間又有自謂己意而亦不出於雷同者
凡此皆在 之列讀者詳之愚於其間或辨或不辨者與
辨胡氏通之意同

一金氏論孟攷證蓋謂祖述師傳何文定北山王文憲魯齋之
言而參以己意自成一家之書者也然不免大半皆是勦語
錄以下諸書之意而櫟括之耳其餘則又有一二分是兼搜
經史及隱僻之書以爲經註之證者至若真出其師弟子之
已意者不過什中之一二耳而於一二分之中又大半是立
異可駭之論皆不足深辨也其似是而非似同而異者則辨
之云

一許氏叢說大槩與攷證同故其間當辨處亦不甚多大抵此
二書則皆一以朱子爲主無通與發明兼主異說之失讀者
四書管窺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當自見也
一饒氏輯講大槩於一字一句之義雖頗得之於宏綱要領所
在則多失之其立意爲高以求多於朱子處則中庸爲甚大
學次之論語又次之孟子則絕少矣但以其長於夸多鬬靡
辭勝於理易以惑人非潛心熟察未易看得出又朱子於程
子之言或有所疑未嘗不宛轉其詞不曰一時別有所爲則
曰恐是門人記錄之誤饒氏於朱子之說有不合己見者莫
不昌然言之不曰不意老先生亦看不透則曰當時老先生
亦欠仔細蓋其本意但欲學者尊己不肯爲朱子下故不自
覺以至此耳其所以啓後儒妄議朱子者實濫觴於此愚不
自茹每於讀誦之際隨鄙見所及辨析一二恐識見所不及
者尙多有之則不能無望於同志之指示云

一饒氏說之異於集註章句而實非經旨者四書通略辨其一
二發明所辨則又少於通矣至有與朱子大相背馳者二編
皆實而不辨發明不唯不辨如中庸二十章已後諸說又且
采之於編而不爲折衷若以爲不必辨則皆不之辨可也今
乃或辨或不辨而又或取之於編何也竊意新奇易以惑人
既非經旨若但置而不辨正恐後有好奇喜新者又取其說
安得不爲經註無窮之望礙謹依朱子中庸或問例凡有不
合於經旨處一一辨之以俟明者之去取焉

一饒氏說諸編多引之今但依輯講次第辨之更不別出諸編
所引書名唯輯釋後出則必見其名云

一管窺之述本爲諸編辨析與章句集註異處而設其諸說之
盡善者則自具於各編之中更不贅錄於此觀者毋惑

四書管窺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敬鄉樓叢書

一辨析諸說之外或有臆度之見未敢自信亦附錄其間以求
正於知道者則書降常行一等以別之
伯璿幼而廢學歲辛酉春秋二十有三始知以書籍自課自以
過時之學悠緩則莫能有成於是聚經史百氏之書幾二十種
雜然而日習之如是者一二年竟無所得然後專取四書及書
易數經而熟讀焉有餘力乃及它書始焉於諸說有同異處未
知所適從也既而反覆研究又一二年後晃然若有所見而未
敢自信姑以筆諸各編之首而已元統改元遂以四書通纂疏
集成輯講四編編首所筆者聚爲一帙又其後四年再得發明
攷證叢說三編觀之輒又以三編所見共爲一帙時同志有勉
其合此二帙而一之者名以管窺則後至元丙子所序是也自
是以來精力日以耗目力日以昏自揆不能復有所發揮於此

矣辛巳秋又聞新安陳氏門人倪士毅合通與發明二編以爲
輯釋意其去取必精當剖析必詳明則愚所述管窺可以覆諸
說矣又三年始得見之則其於二編差謬之小者雖亦刪潤一
二至其節目之大者往往一如其舊無所可否於是復取丙子
所合之帙而增損之且以輯釋之不常存者附焉便遺忘也愚
自溫理是書迄今垂三十年所見編帙不下十數家而皆無以
大相過也如此今又聞北方有顏氏四書通者出猶未知其去
取之當否果何如也噫世代愈久編帙愈繁然能有所別白者
絕少而紊亂之者間又出於其間吾不知孔曾思孟之言集註
章句之旨果何時而盡明於天地之間也至正丙戌孟夏朔旦
後學史伯璿謹志

章句序曰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通謂朱子四書釋仁義禮皆兼體用獨智未有明釋愚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沈氏曰智者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輯釋亦引此說

通補智字之訓如此蓋本朱子大學或問論知字之義而言也然智是體知是用智是知之理知是智之事知之於智猶愛之於仁也今以論知字之言爲智字之訓則似乎詳於用而略於體者恐有未安但以朱子釋仁義禮之義者較之可見況其語句又非訓釋字義之體沈氏之說亦然若以爲論

四書管窺

卷一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智字之用則可若以爲訓智字之義則似未當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人生八歲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通引齊氏謂上六者言節下六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謂非其事也通自謂洒掃應對以節言者小學不唯當習其事之中有品節存焉是小學當行之事也禮樂射御書數以文言者小學未能習其事姑習其文義而已是小學當知之事也輯釋亦引齊說

以文爲名物文義之文主知而言豈非以博文學文之文亦皆主知而言也竊恐未然蓋此以文對節而言便是天理節文之節文亦對舉而互見耳非謂言節者不可言文言文者不可言節也朱子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之事

之所以又曰古人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了大來都不費力詳此則謂以文言者未能習其事姑習其文義是小學當知之事者未必然也饒氏亦曰內則十年學書計即六書九數也成童學射御即五射五御也十年學幼儀禮之小者也十三以上學樂誦詩舞勺舞象即六樂也詳此則齊氏非其事也與通未能習其事之說其不然尤爲易見若更以數之一端明之則六年嘗教之數矣非使其習其名物名義而何至十年又使之學計計非使之以數而計多少乎此即習九數之事可知讀者其試思之

人君躬行心得通躬行是行心得是知

按陳氏發明云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於心通硬拍上知行上去先行後知毋乃不可乎愚謂陳氏所以辨通者當矣

四書管窺

卷一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但既先行後知之不可而於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二句何爲又以爲皆先行而後知邪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通謂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故曰高而無實輯釋亦引此說

高而無實以程張之言今朱子編入近思錄及小學書者參之可見通不過牽合字面而已初無發明無足尙也

饒氏其疑其字輯講論大學綱領其不同於章句者有三今舉而辨之如左

一謂至善是事物當然之則非指明德新民造極之地而言也按此與章句事理當然之極盡夫天理之極之說不同蓋饒氏之意以爲至善之至是無過不及之意若以爲至極之義則過乎中而不可以爲訓矣故如此說殊不思章句曰當然

於此

二謂格物只要窮究那日用當然之則以知吾所當止之地非是欲人窮極事物之理以至無所不知也

此說不爲無理但自以爲與章句不同則 不同者此蓋因悞看了第五章補傳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一句所致當於彼章辨之

三謂誠意是正心脩身之要不是正心脩身之外別有一件事誠實也此當於第八章辨之

饒氏又曰魯自少讀朱子大學之書於前三者反之於身自覺未有親切要約受用處近讀先生與勉齋書謂大學一書看者多無入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然後知先生晚歲亦不能不自有疑焉

大學一書學者所以學至於聖人之法程也自三代以前能盡是道而造其域者可數也孔孟既歿因其書而得其傳者唯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是知雖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然氣質不齊用力不易所以得造其域者亦鮮至於教之之法則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蓋其法不如是則不可以之以造於聖人之極至耳然則朱子與其徒之書非歟曰此書固宜有之然其本意得非正以教人之法既不容自貶而又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故發此歎亦猶聖人衰世之意耶况亦但謂大學一書規模太廣亦未嘗有自病章句之意耶其爲無可奈何之詞明矣觀於孟子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等言可見不然誠意一章朱子易簣之際猶不廢改豈有果知章句有太廣之病乃徒形之慨歎而不及之改邪且雙

峯自謂反身未有親切受用處亦既一切變易章句之旨而自爲之說固宜自得親切受用處矣愚不知其由此進德到得何等地位可以任道學之傳否其亦大言以欺世而已非實然也

饒氏謂明明德章句說是明之於既昏之後某亦以經傳文意詳之似只說因其本明而明之
德本自明故曰明德若不因其既昏又何待明之之工而後明哉雙峯以爲只因其本明而明之則是未嘗有所昏也未嘗有所昏則是生而知安而行唯堯舜性之之德可以當之此則不待明之而自無不明者也雖湯武反之之事亦是未免先有所昏但湯武善反之以復其本然者爾若以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爲本明則未嘗息者與本自明者固自大有

間哉辟之於火不假吹噓之力自然火焰燭天烟不得鬱物莫之蔽者本明者也撲滅之餘僅有一燼之微存於死灰之中不可得而盡熄吹噓之則仍復熾盛者未嘗息者也讀者欲分章句饒氏之得失當以是推之

饒氏又曰章句以慎獨爲慎之於念慮萌動之始某則謂念慮自始至終皆在所謹

此當於中庸說慎獨處辨之此不暇及又按論語有曰這獨也不是恁獨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推此可見章句本意非饒氏所識饒氏自謂已說却不出章句之意此當在第六章饒氏自述其所見與章句異處而先言之故實於此

經止至善章句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義說至善只是義

四書管窺

卷一

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理極處卽中必至於是是不可不及不遷是不可過

此亦祖述雙峯之意以爲說者也但雙峯說至字之義明與章句不同又何必強推章句之說以求合雙峯之意乎竊意必至於是是不可不及似矣不遷是不可過則恐未然何則至善是極好處至是無以復加之義患其不及不患其過如山之絕頂一般未至絕頂固是不及至絕頂而遷從它處去亦只是下山了但可言不及不可言過又如月之圓缺一般惟望夕十分滿輪方是至善之意未望明未滿魄固是不及之意過望而虧又豈可以言過乎若以至善言之則孝是善孝如大舜方是至善若以刳股之類爲孝此則大舜所必不爲者且不得爲至善之極矣况可謂之過乎如此則遷只當作移動之意說不遷如說不退轉相似語錄有曰既至其地

則不當遷動而之他又曰到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其意蓋可見矣

通謂必至於是知至至之之事不遷知終終之之事輯釋亦引此說

按文言知至至之程傳以爲致知也知終終之程傳以爲力行也或問於朱子曰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在是知得到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了終之而不去詳此則章句必至於是之至是已至其處之謂不但如知至至之之爲向望要進之意也况必至於是之至以知言之則智及之之謂以行言之則造其域之謂是固兼知行而言不若知至至之專指知而言之比其曰不遷以知言之則知之弗去是也以行言之則仁能守之之謂是亦兼

四書管窺

卷一

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知行言亦非如知終終之專指行而言之比也今引文言爲證則似乎必至於是知止於此不遷是行止於此恐於文言大學之旨兩不相著而皆失之讀者其參攷焉可也若以必至於是爲知至知終不遷爲至之終之則庶乎可耳

饒氏謂至善只是事物當然之則非指造極之地而言也又曰止者毋過毋不及之謂通謂章句此極字本傳中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或問曰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然則所謂事理當然之極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下文曰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者盡夫天理之則也曷嘗以造極之地爲言哉

此已於前辨之矣又按語錄有曰至善只是十分盡善處猶今人言極好又曰善者固是好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

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以此觀之則至善之至朱子何嘗以爲不指造極之地而言哉造極之地方是天理十分盡處天理盡處便是當然之則何過之有其曰本然一定之則亦以理出於天而非人力所能加損又十分盡頭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已若不出於天則非本然之謂若有一毫未盡則非一定之謂矣然則造極之言正朱子之本意通者何必爲朱子諱哉若必以造極爲諱則爲善亦以十分盡頭爲諱邪或問章句之意似毋容以異觀雙峯不知己意與章句之意只一般乃是己而非章句通者又不知或問之意與章句只一般乃援或問之言以諱章句極字非造極之謂讀者但以或問語錄玩之則章句之意自明本無可議亦不必諱也

四書管窺

卷一

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經明德至善章句具衆理應萬事事理當然之極通異端言理不言事大學言理必及於事故章句釋明德至善云然

異端以理爲障又何嘗言理要之異端只認得個虛靈不昧的於具衆理應萬事者皆不知也固是無用體又不成體

定靜安慮得饒氏謂定靜在事未至之前安慮在事已至之後

此句恐未當竊意安與定靜皆在未有事之前慮是處事謂

是事方未_{按未字}來之時可也後字雖亦可通似未甚切當

今輯釋引饒氏此說果云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

至之際與輯講不同想亦覺其未當而改耳

知止靜安慮通引方氏曰異端亦說得能定靜安了只是處置

事物不下便是不能慮只是能慮置事

大學定靜安是活底定靜安根源從知止上來如孟子知言

然後自然不動心之意所以事至而能慮異端定靜安是死底定靜安但冥然無覺而已如告子外義而亦能不動心之意所以事至竟不能慮但猖狂妄行而已如此則異端非獨不能慮雖硬把捉得定靜安亦不可謂之能也疑似之間是非之辨不可不察

通曰定而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輯釋亦引此說

易二語以一動一靜對言此是以知行之效驗對言能靜雖亦是未應事之前然上承志有定向說下來則不可謂之寂然不動矣若寂然不動又豈可以志言哉志則心有所之矣謂之寂然不動可乎然則此定靜字只是理明之後外物私意皆不足以搖奪之而心自不安爾非對感通言之靜也

四書管窺

卷一

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叢說定靜安以知言慮得以行言

定靜安是未有事之前慮是方應事之時得是事既應之後慮雖屬處事而未可便以慮爲行力行正在慮得之間蓋此五者是說功效次第則能慮不是行之功效分曉只當與定靜安皆爲知之功效方是

或問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后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又此言之序

也。饒氏謂此段最爲可疑。如言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此是問解。却言自明已德於天下。却不是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也。又如言極其體用之全。則似指明明德爲體。新民爲用。此又似有礙。至如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其言又似乎明已德於天下。與前章句或問意相反。不知何謂。嘗看舊本文。或問前段明明德於天下。處云自明其明德而推以及於天下。今此段似與相着。或恐是朱先生改正之時偶遺忘及此。亦未可知。

或問之意是合在人在已之明德以爲一而言其體用耳。蓋明明德於天下。固是治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德。然天下舉其全若國若家若身心已上皆已該於其中。總言明明德於天下。則自治國齊家以至於致知格物皆在其中。

四書管窺

卷一

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矣。非只平天下於外而小之爲國家內之爲身心究其極之爲意。爲知爲物皆不用其力也。蓋舉大則小無不該。然欲致力於其大則當於其中先致力於其小以爲之本耳。故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固爲新民之極功。然明明德之事亦未嘗不該於其中。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四海九州之人固天下之人。一國一州之人與使者之自身亦莫非天下之人也。已欲明其明德。固當格物以致其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欲使他人各自明其明德。亦不過皆使之如此而已。曰極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者。體即明在已之明德。用即使人各明其明德也。一言而脩已治人之事無不在非極其體用之全而何哉。曰天下雖大吾心之體無不該者。自有以明其明德而新民之體已立。天下雖大體亦何所不該乎。曰事物雖

多吾心之用無不貫者。使人各明其明德而吾明明德之用乃行。事物雖多用亦何所不貫乎。如此則以明明德爲體。新民爲用。豈不是經註或問本意。而雙峯過疑之邪。雙峯蓋以經註所言專爲平天下之事。自治國以上皆未之及。故如此見可謂誤矣。但以爲明已之明德於天下。則本非朱子之意。乃雙峯因誤致誤耳。餘於後段辨之。

發明輯釋引盧氏解或問。見前段之言曰。言明明德與新民對則大學之體用猶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大學之體用非二矣。吾心之體即明德之虛而具衆理者也。吾心之用即明德之靈而應萬事者也。能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矣。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而遽欲合之。則有虛空恍惚之病。徒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此兩句其義無窮。真西山嘗誦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

四書管窺

卷一

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竊意體即明德。用即新民。極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即明明德於天下一句。而脩已治人之事無不該於其中也。觀於或問前段之言曰。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之言可見。天下雖大吾心之體無不該者。自明其明德所以立新民之體。體固無不該也。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者。推以新民。使人各明其明德。所以達明明德之用。用固無不貫也。析之極其精而不亂者。篇首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分體用而言。則明明德固專以自明爲言。合體用而言。該自新新民於一句之內也。此二句正是或者所問前後不同之意。處熟讀可見。或疑

如此說體用似於心之體心之用六字意有未瑩如何曰天下事物未有不統攝於一心者是故以明明德爲體非心則德不能以自明體不能以自立心之體所以該天下之大者蓋如此以新民爲用非心則德不能以自新用不能以自行心之用所以貫事物之多者蓋如此虛氏所解則專以明明德爲自明之事而分其體用故但知虛具衆理者之爲體而不知不明乎德則無以全此體但知靈應萬事者之爲用而不知不新民則無以措其用蓋以未達經註此句該盡人已之意而但以明明德於天下爲明己之德於天下者不惟不足以別白此段問答之曲折又恐正墮前段雙峯似乎明己德於天下之疑讀者其試思之

四書管窺

卷一

十一

敬鄉樓遺書

第三輯

發明本當云古之欲平天下者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代之者以明德人已所同得明明德於吾身體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天下之民使皆明其明德也用也一言而該大學之體用者如此

發明此說雖似得之但先言明明德於吾身而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似乎明明德於吾身一句是解篇首在明明德之義明明德於天下以下三句是解後段此句之義如此則後段這句只是新民之事只是用與或問極體用之全一言以舉之之意不相似觀於或問先提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然後從而釋之曰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立言之序如此則自明使人明皆該在此句之中異乎發明之意矣讀者其參攷之可也

叢說明明德於天下此德字已含明字意在內明德二字已該

明明德三字義了上一明字是新民新字之意明明德猶曰明明明德相似與在明明德不同故章句曰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使字便是上明字意按此節所引章句與原書全不
同並未句稍相似蓋先生所見
與今所傳
本有異

此亦不達或問之意而以明明德於天下爲專指新民而言不知其該體用故耳其所謂猶曰明明德相似與使字便是上明字意之言皆不得經註之旨而肆爲臆說者也讀者知或問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旨則叢說之誤不待辨而明矣已上四條饒氏則專以明明德於天下爲新民之事而反非或問之可疑虛氏則專以爲明己之明德於天下而失或問之旨矣發明叢說則祖饒說皆指此句爲新民之事又爲章句或問所礙而說得如此矇瞶信乎說書之難也又

四書管窺

卷一

十二

敬鄉樓遺書

第三輯

未知愚意能合經義或問之旨否也姑錄于此以俟明者爲折衷焉

致知在格物通曰章句釋明明德兼事與理釋至善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德第一工夫也故不曰欲致其知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此一在字又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又莫先於在格物輯釋亦引此說

陳公潛先生云致知在格物何嘗是明明德工夫所在後面一在字與三綱領三個在字各有所指何嘗相應而通不顧經文摘撮附會亂道殊可笑也愚謂經言大學之道在於三綱領耳何嘗謂三者是綱領所在哉致知在格物亦曰推極吾之知識在窮致事物之理耳所以不曰欲與先者蓋格物

之外別無致知工夫即在於格物而已程子所謂物我一理
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是已又何嘗謂明德工夫莫
先於在格物哉

意誠而后心正章句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通曰意既實則
心之用可得而正

正心該體用動靜觀於或問鑑空衡平之體鑑空衡平之用
之言可見通乃於此添一用字其意蓋謂心之體無不正所
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耳其實非經旨也當於第七章辨之
傳之首章饒氏謂此章姑以釋明明德之義未下工夫處

此蓋欲歸重於止善章而言也但明明德工夫全在格物至
修身五條目上明明德是五條目之綱領五條目之外別無
明明德工夫故此章但釋明明德之義如此而下工夫處却
四書管窺 卷一 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詳具於五條目之傳非有它也

傳之二章盤銘曰新發明思按日新之蘊自仲虺發之湯采之
爲此銘輯釋亦引此說

湯盤銘仲虺誥其先後似難臆度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章句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饒
氏謂極與至善二義不同此極字是已窮盡無去處爲極云云
若至善之至則是以無過不及爲至非窮極之義也又謂止於
至善是逐事逐物各各要止於至善無所不用其極是無一事
一物不止於至善止於至善是逐一事說是下手處無所不用
其極是該全體說是成就處

按經中章句云至善謂事理當然之極與此傳文用其極二
極字皆只是隨事指其十分盡善處爲極皆非指衆事窮盡

處爲極也自在止於至善處言之則凡事皆有善處善皆以
十分盡處爲至十分盡處非極而何又自用其極觀之則此
極字之義亦不過如此而已初未見其指窮盡無去處而言
也必連上文無所不三字說下來方見得窮盡無去處之意
耳雙峯因誤看了此極字之義遂謂經中章句極字之義亦
如此也可謂因誤致誤朱子嘗曰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
之意眞雙峯之謂矣

饒氏又曰此章姑以釋新民之義亦未下工夫處

此與論首章之意同推彼可以明此矣

傳之三章穆穆文王云云饒氏云但曰止於仁止於孝而不曰
止於至仁至孝以此見至善只是事物止一箇無過不及底道
理非極高極厚之謂

四書管窺 卷一 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仁敬孝慈信便是爲君臣子父與人交者之至善若更曰至
仁至孝則又似乎言止於至善然者豈不重複矣乎若曰仁
非至仁孝非至孝則仁孝不必十分仁孝已是至善若十分
仁孝則又過於中而反不得爲至善也邪如此則雙峯不唯
不識至字之義亦未識中字之義也善十分盡善方可謂至
方是無過不及所在若善未至於十分便是不及乎中又何
可以言至乎雙峯每慮其過則仁孝皆不敢做到十分盡處
便自以爲至便自以爲中天下還有此理否殊不知言止
於仁孝何嘗不要人十分仁孝觀其引文王爲法可見文王
仁孝豈有不十分全盡者邪只因雙峯平日以聖賢自居顧
經註之旨已皆有所未至慮世人以此規其虛實故明經皆
說降一等求以自便故不得不誣朱子以欺世耳噫

瑟個章句瑟嚴密之貌個武毅之貌發明嚴密在心武毅見於色

按傳釋瑟個爲恂慄章句之解恂慄爲戰懼下文又以恂慄爲德爲表則所謂武毅者似未可指爲見於色者也語錄云個武毅者能剛強卓立不如此怠惰楊播詳此似亦當以在心言者未知然否

按纂疏引語錄作怠惰楊編

親賢樂利饒氏謂親賢樂利於此見君子小人分量不同所得各有淺深所謂新民之止於至善者非是要人人爲聖爲賢只是農安畝工安肆商安塗賈安市亦是新民之止於至善處

如此則比屋可封之俗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皆無實之空言後世如文景太宗之粗可以小康者皆足以爲新民極功而可與虞三代比隆矣識者豈宜無見於此

四書管窺

卷一

十五

敬鄉樓叢書第三輯

饒氏謂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又但言明新而不言明新之方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輯釋諸編皆引之

篇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是固不爲無理但言上二章工夫皆在此一章則非也蓋前兩章不言其所以明新之方者明新之方自具於後六章釋條目工夫處非有他也若至善章所以詳於前二章而必貫明德新民二事言者蓋至善不是懸空物事不過只是明明德新民所當止之地耳故此章必貫明明德新民言之明德新民工夫既具於後六章之傳則前二章不容不簡至善雖便是明明德新民之所當止然其意則只寓於條目工夫中更無他處可以再詳其義故此章自不容不詳言至善之義以示人初非以前二章未言明新

之方故如此詳言以補之也蓋綱領雖三事不過二非明德新民之外他有止善之事也故釋明德新民則止至善之意寓如曰無所不用其極是也釋止至善則明德新民之義存如引淇澳烈文之詩是也然亦不過皆言其概而已若謂新民之方盡具於是則切磋琢磨猶可指爲明之之功親賢樂利何以見得新之之工夫邪

章內五節次序發明輯釋引盧氏曰云云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皆至善以得所止言云云

按此節章句其末曰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止而無疑矣則朱子正以此節爲知所止之事蓋章句是就學者分上言盧氏是就文王分上言所以不同要之文王之所已行正是學者之所當知然則但當以章句爲是

四書管窺

卷一

十六

敬鄉樓叢書第三輯

傳之四章釋本末或問然則其不論夫終始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缺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失之也邪

愚聞之章清所先生曰大學諸傳釋工夫而不釋效驗觀於知止能得與格物至天下平無傳可見蓋效驗只在工夫之中也知止爲始能得爲終終始正是以效驗言所以無傳固非屑屑不及釋亦非本有而并失之

傳之五章饒氏謂朱子補傳似乎說得太汗漫學者未免望洋而驚如既謂即凡天下之物則其爲物不勝其多又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表裏精粗全體大用亦是自立此八字經傳中元無此意

按即凡天下之物非謂把天下之物一齊格了亦曰就凡衆

物之中隨其所遇而逐物格之耳求至乎極亦非謂求至乎凡物衆多之極亦只是求至此一物義理之盡處耳直至下文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表裏精粗無不到處方是合衆物之全而言以文勢詳之可見雙峯不詳下文有衆物二字遽以前節極字爲事物衆多之極眞所謂理有未明不盡乎人言之意者也此其說極字之誤正與前說至善處極字之誤同知彼則知此矣表裏精粗全體大用八字固是朱子之所自立然豈不切於格物致知之義邪朱子本不効傳體行文其所補之文便只是章句一般又何必以經傳所無而疵之乎至於汗漫望洋之疑則大學之道是教人學至乎聖人之方法格物致知一章正所謂始條理者之事始偏則終亦偏始全則終亦全觀於孟子論始終條理處可見道

四書管窺 卷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十七

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奈何患學者之不能而欲自貶以徇之乎况望洋之疑只因雙峯誤看極字之所致他人看得極字之義分曉又安有望洋之驚哉語錄問先生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嘗效而爲之竟不能成竊謂效傳體行文特文公餘事決無效不能成之理此特姑爲謙辭以答學者之問耳正意恐不止此也蓋若效其文體則必援引經傳文意簡古學者未必自能通曉須又爲之註解以曉之如此則自爲自註豈不爲好事者之所譏誚故不求其文之類但取其義之明所補便如章句一般庶乎人之易曉耳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饒氏曰愚謂大學之要在止於至善上格物是隨事隨物每

每要究到至善處致知是要推致其知識使之知此至善不必別爲之說

朱子之意何嘗以格致不是求知此至善但理是事物之實理至善又是狀此實理之體段說至善不如說理之實耳只因饒氏看得至善之至字有礙又疑補傳之太汗漫故如此見耳要之朱子亦是以致知爲知至善與雙峯無異觀於章句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之言可見但雙峯以至善之至爲無過不及之意而非極至之義與朱子不同故於此亦不合耳汗漫之疑殆亦起此讀者其試思之

饒氏謂或問云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謂聖人設教使之如此求之經傳卻無證據看或問所引只以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爲證然德性

四書管窺 卷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十八

是說心之理靈是說心之知覺有此不同况道問學是兼知行言此卻是專指致知而言似亦未甚親切竊意古者八歲入小學使之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以爲大學之基本此豈非聖人設教使之如此似不必它求經傳以爲證據也按語錄問格物補亡處不入敬意何也曰敬已就小學處說了此說處只據本章直說不必雜在這裏壓重了不潔淨詳此則朱子所據之意可見靈字只說知覺之處後第七章心不在焉處與孟子告子上篇牛山之木章詳之道問學兼知行之說當於中庸辨之此不贅及補傳通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良知之知得於天性理有未明知有不盡此致知之知得於學力

知只一般得於學力者即所以復其得於天性者耳分良知

與致知而言然則得於天性之外又他有得於學力知果由外樂我邪

或問取程子格物致知之說十二條朱子取其意以爲補傳通

謂補傳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至故其知有不盡也是取程子

第一條意程子曰致知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

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

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是

以大學始教是取程子前二條意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又曰

誠敬則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而行之

者也自必使學者至以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五程子曰格

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皆可以類推至

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

四書管窺

卷一

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巖萬徑皆

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

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第六程子

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

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是則已然

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第七程子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

孝之道如何而爲孝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

后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第八條意程子曰物我

一理才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

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或曰先求之四

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

察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是取程子第二程子曰

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豁然有貫通處耳

第三程子曰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然脫然有

個覺處第四條之意程子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

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自衆物

之表裏精粗至此謂知之至也是取程子第九程子曰致知之

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

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

無所歸也第十條之意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

尤切

愚按通謂補傳自起首至故其知有不盡也是取程子第一

條意是以大學始教是取程子前二條意自必使學者至以

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六第七條意者皆是矣謂必使學

四書管窺

卷一

二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者至求至乎其極是取程子第五第八條之意至於用力之

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是取程子第二第三第四條之意者皆

得之而未盡謂末節後四句是取程子第九第十條之意則

全失之何則補傳凡三節第一節自起首至窮其理也是說

致知在乎格物此正說以引起第二節說工夫之意下文至

故其知有不盡也是說物未格則知不盡此反說以引起第

三節說致知之意第二節自是以大學始教至求至乎其極

是就逐物上說格物致知工夫第三節是承上節就衆物上

說物格知至效驗程子十二條前二條與第一第六第七條

皆說工夫如通言可也第八條是說衆物上用工不可不周

通但以爲全是補傳第二節所取則有所未盡第九第十條

是說衆物上用工又不可汎然無序正是說工夫處通乃以